

老唐、杏仁、烏仔、我四個人並肩走着，身邊兩口皮箱，一個背包。午夜十二時路上看不到一個行人，也沒有一個人說話，進了車站，僅有幾個漢子躺在長椅上睡覺，候車室兩個小孩吵著那個像是媽媽的要吃糖。到了月台照明燈有氣無力的一閃一閃的，杏仁打破沈寂的問老唐：「要不

要抽根煙？」老唐搖搖頭，烏仔也要抽根煙，杏仁便一把煙盒又放入口袋。路燈映出四個頗長的影子，雖是四月天氣不自覺的拉拉領子。杏仁又破聲的問：「老唐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「不知道，或許永不回來了。」除了遠處的汽笛聲，還是無言——

六個月前，多話的老唐突然闖入室內，杏仁、烏仔和我正在討論老唐近日詭譎的行為，老唐常以不修邊幅為榮，以王安石之瀟灑自居，現在卻是標準的「三光」髮光（擦油）、鬍光、鞋光。老唐走到桌

前坐下望著燈又不開口，杏仁、烏仔、我不約而同的瞧著老唐，烏仔忍不住氣大聲問：「老唐，你到底怎麼了？悲哀的事咱們三個替你分憂，痛快的事也該說出來讓這幾個把

兄弟樂樂。」老唐欲言又止。杏仁：「別拖拖拉拉的，有話快講！」老唐看看三個人大聲的說：「我戀愛了，我戀愛了！」杏仁、烏仔我跌入沙發又跳起來圍住老唐，「那馬子還不漂亮？」「廢話！我老再找的还有啥話說！」「嗨！她幾歲？」「她叫什麼名字，幹什麼的？」……整個晚上老唐都在談她、說她，不時呈現出喜悅之色。此後杏仁



幾我愛如命的西裝開放外借，小銀行烏仔破例的不要利息，三個臭皮匠自然而然的當上諸葛亮，三個人傾其所有送他上戰場，祈禱老唐的成功為四勇士開個坦途。——播音員播出，火車還有十分鐘進站，月台上又多了幾個人，那兩個小孩嘴上都

含著棒棒糖——  
上個月深夜，滴酒不沾的老唐手掂著酒瓶搖搖晃晃的進來，嘖的就猛吐，一陣又一陣，身子一歪就昏昏過去。第二天獨個兒煙一根接一根的抽，入夜便拖著杏仁陪他去

唱酒直至醉倒始歸。接連十餘天，怎麼勸都沒辦法，忽然三個皮匠。老唐曾說女人就跟男人一樣沒有什麼不同。上星期老唐煙也不抽，酒也不喝整日躺在床上。前

一晚老唐突然說要回鄉下去，烏仔說：「回去也好。」昨晚四個人喝了一夜悶酒。  
汽笛聲近了，一盞大燈直衝過來，四個人的手攏得緊緊的。老唐跳上了火車，嗚——火車發動了，杏仁大聲叫：「老唐早點回來。」  
「嗯！烏仔：「放假去看你！」「嗯！」

